



楊孟珠

55.10.7.生

台灣台中市人

清華大學中國語文系畢業

現職／

佑國建設文案

作品／

「我們之間」、「男女」

阿部寬

短篇小說組第二名 楊孟珠

清晨六點鐘醒來，仲夏的天光已完全大亮，第一班公車正呼嘯著從六樓下的街心通過，轟隆聲中正式揭開一天吵嘈的生活序幕。

老K秉持數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習性，醒來後不起床地先躺五分鐘，將今天的行程，計劃按先後順序在腦海演練一遍，確定一天所有的時刻都被會議、應酬、吃飯、訓話、上廁所……塞滿之後，起床運動於焉誕生。

老K抖動正要踏到地面的雙腳，大概昨晚應酬酒喝太多，頭還昏沈沈的，他揉揉鼓脹的太陽穴，睡眼惺忪中，一張紙片冷不防從墨綠色的地毯飄到他的足踝上。

「原來，踢到阿部寬了！」

老K揀起笑容爛爛的阿部寬。

濃眉大眼，鼻樑挺直，像極少女漫畫男主角的阿部寬，正以他一貫柔柔淺淺，迷倒日本、台灣、香港等衆亞洲少男少女芳心的微笑，定定瞅著老K尚未梳洗的散亂髮鬢。

「阿部寬，哦！阿部寬！」

原來我們還有重逢的一天！

昨晚和娜娜在東區一家咖啡廳撕下這張圖片時，老K還記得娜娜充滿驚駭與不屑的眼光。「你幹嘛？」

娜娜拼命搖晃她耳下兩個像豬肉攤掛鈞的耳環。她實在不懂，她的客人中怎麼會有人做出這種近乎不要臉的行為。她從來不偷撕咖啡廳、美容院雜誌的圖片。除了小時候，因為家境貧困，她常常在學校附近的書局偷割過林青霞、林鳳嬌的圖片外，她在「誠實」這個德目上，簡直完美無缺。

只有窮人，才可以偷撕別人的書。娜娜最後用無比憤怒的眼神譴責老K。在這個充滿燭光與音樂的咖啡廳裏，她無法用被激怒的語言對他表示不滿。她不想讓其它人注意到她，或許這之中就有她其它的客人，她的生氣，只能透過她那雙黑亮無比的眼睛傳達。

「我姪女喜歡嘛！」

老K不要臉地把責任丟到他剛上國中的姪女。他的姪女正是迷戀偶像的年紀，但才開始ABC亂唸的小女生，還不懂跨國文化的更具流行、時髦，她的偶像還停留在本土市場以及香港，郭富城與林志穎是她的最愛。

老K捧著阿部寬回味著昨晚見面時的心情。他近乎痴傻地直盯著阿部寬，有一朵類似阿部寬笑靨的花朵在他闊大的嘴唇綻放。窗外的陽光適時從30度變成45度斜射進來，整個房間沐浴在晨光柔和的色調中。第一次初戀的心情，不知為何地從遙遠的時光被召喚出來。盛開的花朵以年少獨有的激情、奉獻給心目中的情人，一團溫暖而微小的空氣包圍住善感的肌膚，老K顫抖地俯貼上那一頁菊版8K的紙面，一道潺潺的流水從心靈敲動著和平時代的古老音樂流出，滋潤他日益衰疲的肉體，流啊流的，終於流到阿部寬15度向上揚的嘴角。

六點卅五分，因為抵擋不住的膀胱壓力，老K依依不捨放下阿部寬，走進廁所，如常地進行小解後，坐在馬桶抽起一天第一支煙的習性。

唏哩嘩啦的水聲、拉馬桶聲、踏步聲、打火機聲……從廁所傳來。阿部寬仍以他乾淨、英挺、斯文、明亮、體貼、三分流氣七分無邪的招牌笑容、對全世界幾千幾萬億的人口道早安。

阿部寬，我們完美世界的精神象徵，不食人間煙火、不拉人間穢物的代表人物。

從老K進廁所所到出來的廿分鐘，阿部寬完全隸屬每位讀者，可情人可偶像，可哥哥可弟弟，可老公可兒子，不必理會阿部寬與老K之間的關係。

細心的讀者可在他一貫15度勾起的嘴角右斜下方，發現一條溼溼黏黏的痕跡；更富探求精神的讀者，可將他的照片拿到陽光直射處，辨析出那一道沾污點竟是不折不扣的口水。

阿部寬謀殺案：

七點零五分，老K準備逃亡。

事情是這樣的：

老K從廁所的南亞塑鋼門出來後，就平白無故地眼露凶光，在這廿分鐘之內，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沒有尖叫沒

有辱罵，我們只看到他甚為激動地站在穿衣鏡前與一條領帶搏鬥。難道，領帶的花色惹他不高興？

不可能，前天我還看到他在百貨公司愉悅請店員包裝這條領帶。伍仟塊一條的領帶，不高興幹嘛買！他上上下下，前前後後把領帶繫上又拉掉，不知在搞什麼。上班的時間快到了，我們都替他暗自著急。

啊——

我們看到他憤怒地將領帶咔嚓一聲，用一支大剪刀從脖子上剪下來，另外搜尋其它衣物。

穿上衣櫃唯一一套的非名牌服裝，戴上小姪子暑假來玩遺留的忍者龜帽和加菲貓錶，選擇大學時代常穿的球鞋，臨出門前，老K在鏡前做最後一次的整肅儀容檢查。

真的，更不像瀟灑、英俊阿部寬了！

看見短褲下自己的那雙毛毛腿，老K不禁伸手摸摸帽緣，無意識地又拉低二寸。好了，終於如釋重負般趕在七點十分，他平常的上班時間出門。

關門最後一眼，我們藉著老K眼角斜光，看見阿部寬雪花片片地躺在地毯上。墨綠色的地毯很平均的以十分之一密度的形式包容了阿部寬每了部分、甚至那一道口水，亦絲毫不差被等分成四分，擱在東南西北四個不同的方位。

好，出門。

老K無視眾人眼光，站在久違的公車站牌旁，努力去思索到底有什麼事情不對勁了呢？陽光很好，車子很多，人群成排，垃圾、污染依舊，這個社會今天看起來跟昨天一樣，明天看起來大概也會跟今天差不多了吧！到底有什麼事情不對勁：

「天啊！那一口燦爛的白牙呢？」

老K跳起來。

我們從老K驚惶的臉色，突然想起，那被分屍的阿部寬的嘴巴，為什麼是緊閉的？不可能，不可能，與日月爭輝的阿部寬笑容、那雪白的牙齒簡直是笑容中的精華，怎麼可以不見！莫非——

老K已來不及細想，七點三分的公車準時到達。老K匆忙跳上車，把帽緣拉得更低，挨挨擠擠走向中心點，站好，公車喘喘哮哮開始上路。

發現阿部寬：

車行到忠孝橋已寸步難行。乘客已發揮骨牌效應，東一句，西一聲咒罵起來。清晨的涼意漸漸褪去，在這個公事包緊貼著胸部、書包黏靠著臀部的狹小空間，仲夏的高溫慢慢包圍乘客，心浮氣燥的情緒一觸即發。

老K慢條斯里把帽子拿在胸前擋著。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憑他闖蕩商場十多年經驗，公車除了慢一點、擠一點，司機兇一點外，倒也不會出什麼天大的差錯，比他的BMW安全多了。不會有槍擊要犯傻到在公車上開槍，

也不會碰上劫車，或司機拿著玩具手槍恐嚇你的事件，至於扒手，少帶錢出門便是，那個國家那個城市不會有扒手，這非關公車好壞嘛！

塞車太嚴重了，有人從後面擠向前頭準備下車，擁擠的空間頓時騷動起來，走道上的乘客紛紛以不滿的眼光投向人牆分裂處。一個黑衣青年低頭鑽過無數的肩膀，正朝他擠來。突然之間，那一群滿是青春痘的中學女生群中響起嬌弱的驚呼聲。

「色狼」

黑衣青年在短短三秒之內已擠到他前面，老K發現他那隻戴加菲貓的手正被黑衣青年舉到半空中。
「是他，我親眼看到的！」

黑衣青年正氣凜然環視車廂內表情不一的眼神，把另一隻手指向老K痴呆的嘴巴。
女學生開始哭泣、嚶嚶的語音敲打乘客衰弱的耐性，神經質的女性同胞顯然被激怒了。

「老不羞！」

「這種人，真是社會的敗類！」

「把他送到警察局！」

「剝掉雙手看他還敢不敢！」

「不要臉！」

一時之間，老K都呆住了。眼前的黑衣青年簡直就像阿部寬本人。對了。笑一笑，笑一笑我就知道你是不是阿部寬。老K反手就把黑衣青年抱個滿懷，以痴心盼望的眼神望著慌亂已極的黑衣青年。

「你要幹什麼？」青年從警慌的情緒轉變成憤怒，拼命地將老K的身體往外推。

人群往四週擁去，老K和黑衣青年周圍形成一圈空白地帶，沒有人出來將他們分開。很顯然地，老K用最大的力氣抱住黑衣青年。

遠離戰場的乘客用叫罵聲與車外的喇叭較勁，司機懶洋洋走過來瞧瞧出了什麼事，老K若置身事外，無視無睹地將精神投注在黑衣青年身上。只要一個笑容。黑衣青年並不理會老K乞求的眼神，焦急地急欲擺脫老K的雙手。

「他，神經病！」

黑衣青年口吃地向走到旁邊的司機抱怨，「你看，他還不放手！」

女學生的哭泣早已停止，她正瞪大眼睛看到底會如何。

黑衣青年慌亂的表情馬上贏得司機的同情，也或許司機早就對這種事煩過頭了。186公分高，起碼85公斤重的司機，一話不說便拖著老K向車門前進。二旁的乘客自動讓出一條寬闊的走道，尤其是女性更把胸部縮成平坦一片的薄薄身軀，好讓這三個人往前走。

司機好容易就把老K和黑衣青年拖到車門口，往下一蹬，老K拉著黑衣青年跌落到車速等於零的快車道上，司機咔嚓一聲關起車門，後面的車窗丟下來一頂蹂躪的忍者龜帽。

八點差一刻，忠孝橋通往台北的方向，「任通公司」的職員陳志雄坐在車上看見了一個疑似該公司總經理的男子，光天化日之下，竟與一年輕男子發生猥褻行為。

「實在是，現在的同性戀怎麼那麼不要臉，當眾打波，噁心！」

八點卅分，陳志雄向公司廿名左右的同事講起他上班途中所見，並含蓄地表明了他對同性戀的看法——噁心！不過他並沒有附帶提到那人實在有點像他們的總經理，因為以他充滿理智的頭腦分析，那實在是「不可能」！

尋找阿部寬：

他一點都不笑，堅毅的嘴角有著憤怒與受驚的情緒。雖然在公車上老K已正確無誤地看到他的一口白牙，但他一點都不肯笑。在快車道拉拉扯扯將近廿分鐘，黑衣青年始終不肯如老K所願地笑一個。老K情急之下不禁跳起來抱住他的肩膀，把嘴湊到黑衣青年緊抿的唇上，希望能因此讓黑衣青年隨著老K的嘴唇，笑出15度向上揚的嘴角。

誰知道這一跳卻嚇著了黑衣青年，他往後一仰，老K的嘴剛好撞到他的下顎，咚一聲，老K日益喪失鈣質的門齒馬上斷了一半，黑衣青年在老K痛徹肺腑的搗嘴喊疼中，以百米的速度，捧著下巴消失於車陣中。

十點廿五分，老K手挾著忍者龜帽，坐在忠孝東路的SOGO百貨公司的廣場前。聽說這個月份日版的MEN'S NON-NO正是以阿部寬為封面。有一股幸福的感覺像台北的空氣貼近著他全身，老K等待著，一分一秒地等著，只要SOGO一開門，他一定要成為圖書部門的第一位顧客。阿部寬的笑容只為他綻放，沒有人能與他分享阿部寬獨特的魅力，最好是能把全世界的阿部寬都蒐集起來，像公事包、大哥大隨身攜帶著，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輕易擁有。

從十點廿五分到十一點，共有卅五分鐘的時間，老K曾猶疑是否應打個電話回公司交待一些事。大哥大沒帶。他環四週想找個公共電話，這才發現有個紮辮子的小女孩躲在柱子後面，猛盯著他看。

「小妹妹，有什麼事？」老K蹲下去，友好的拍拍小女孩的肩膀。

小女孩瞪著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溜溜地從老K的臉上移到老K手上的帽子。

「妳喜歡這個是不是？」老K順手把帽子戴起來。忍者龜的龜殼部分正被踩成污濁的顏色。

小女孩走向前一點，頗感興趣地盯著忍者龜的小眼睛，老K低下頭讓帽緣的眼睛部分顯得更清楚。突然之間，小女孩伸手把帽子一摘，跑掉了。

老K接受陽光照射而微感燥熱的頭顱，跟隨著前方的小女孩在巷弄中穿梭。實在搞不懂，要這個帽子幹嘛？老K邊走邊在心中嘀咕，卻一直加快自己的步伐。

十點多的東區小巷，許多家庭主婦跛著拖鞋從狹小的鴿子籠裏走出來。街道的顏色像鄉下曬棉被時的色澤，五顏六

色中、有一股奇異的安逸感。老K匆忙地覺察自己彷彿正常節奏中，唯一被快速轉動的鏡頭。迎面而來穿睡衣的年輕婦人慢條斯里晃動著手上的茶藍，老K清楚地聽見她哼著晚間八點檔連續劇的主題曲，「啦，啦，啦——」接下去應該是一個高音，然後再轉回主旋律，老K非常清楚這首曲子。每次上KTV陳董一定要唱，「男人的悲情」，陳董最喜歡這個既悲又勇的調調，老K雖然從沒看過這個連續劇，但陳董說讚，老K只好也努力記歌詞背旋律的。老K放慢脚步、想要聽聽女人能唱出什麼樣的味道。

年輕婦人發現老K對她的注意。

歌聲愈來愈小，不見了。老K轉頭佯看旁邊公寓的門牌，又偷偷轉眼希望年輕婦人繼續唱下去。

小女孩已離他一段距離了，她搖動著忍者龜帽，跳跳跳地越過施工中的下水道坑洞。有一隻狗正從某戶人家的庭院衝出來朝她狂吠。

年輕婦人用疑懼的眼光打量老K。老K決定不聽了，他開始耽心前方的小女孩。

小女孩顯然受驚了，她遠遠地逃離那戶人家的院。狗並沒有跑到街道，可能被綁住了，但牠叫得可真盡責，整條巷子都迴蕩著狗叫聲。

老K步伐加快。與年輕婦人錯身時，年輕婦人突然站住，老K嚇一大跳。

「你幹嘛？」年輕婦人有點緊張，她把睡衣的衣領往後拉了一下，嚴肅地站在老K身邊。

「你認不認識阿部寬？」老K問。

「阿部寬？」，年輕婦人的神色有點鬆懈，「是綽號是不是？」，她想了一會兒，「我們那棟好像沒聽過有人提起這個名字，住這附近的嗎？」年輕婦人愈說愈熱心。

老K突然非常感謝他父母給他生了一個頗具人緣的面貌、早上的公車事件是個例外，年輕婦人又帶給他再一次的信心。

老K非常紳仕地謝謝年輕婦人的好心，「那我再找找看好了。」他看見小女孩正向一個小社區公園走入，他害怕把小女孩丟丟。

「啊，可以問我們那棟的管理員，他跟附近的管理員都認識，一定可以幫你問到的。」

年輕婦人認真地思考如何解決老K的難題。

「哦！不用了，不用煩麻烦了，我時間多得很，慢慢找好了。」老K著急起來，已經看不見小女孩瘦小的背影——

老K邊低頭致謝邊擺手，邁開步伐大步前進。

我的忍者龜帽。

老K氣咻咻地在公園每個坐椅上搜查，小女孩到底跑到那裏去了？

夏天的陽光從鬱鬱的樹蔭中篩漏下來金黃色的圓點，隨著些許微風的搖動，在地面流動著繽紛的光影。老K覺得身上的汗水快集結成河了，好熱。

平常在公司冷氣吹慣了，出門車上更是冷氣不斷，老K頹喪地坐在一處陰涼的樹下冷卻熱意。把手抬起來搨涼，老K才看到時間，SOGO快開了。

匆匆忙忙起身，先不要管忍者龜帽了。老K小跑步的跑到SOGO門口，一路都有人朝他張望，「真是神經病，在這個時間慢跑。」一定有人心裏這麼想，老K心裏就這麼認為。算了，不管了，我的阿部寬要緊。

只差三分鐘，老K站在廣場上調整呼吸準備，SOGO的小姐都已成排站好了。「歡迎光臨SOGO百貨！」明眸皓齒的小姐彎著90度的腰恭候老K，老K連看也不看的迅速通過，直衝到電梯口。

到了。老K忍不住心跳開始加劇。明亮的空間，整齊的書架、柔和的音樂，老K拍拍胸口鎮定一下心緒，慢慢走向日文雜誌類。

沒有？老K揉揉眼睛，再一次仔細把架上的雜誌瀏覽一遍。還是沒有，怎麼可能？這期的MEN'S NON-NO也是一個俊俏的帥哥，但不是阿部寬。老K確定那一定不是阿部寬。老K不死心將每本雜誌拿起來看看，是不是阿部寬躲到後面去了。阿部寬，你跑到那裏去了？

服務小姐走過來問老K需要什麼？

「阿部寬。」老K焦急得聲量都提高了不少。
「什麼YㄅXㄅXㄅ？有這本雜誌嗎？」服務小姐柔聲地問。

「是一個人。」老K沒好氣的回答。
「哦，阿部寬！」服務小姐恍然大悟，指著前一排的書櫃。

老K迫不及待走去，轉彎。
小女孩站在一櫃子書前面，津津有味地著一本書。

「嘿，妳怎麼在這裏？」老K興奮地朝她打招呼。
小女孩迅速地把手櫃上的帽子抓起來挾在腋下。

「帽子我不要了，送妳好了。」老K慈藹地說。
小女孩懷疑的看他一會兒，老K聳聳肩地微笑。

小女孩把腋下的帽子小心翼翼拿起來戴上，繼續看她手上的書。
老K懷著被接受的滿足走向前，「妳在看什麼？」

「阿部寬！」老K叫起來。

沒錯，就是阿部寬。小女孩手上那一頁正是阿部寬明亮的笑容綻放，老K忍不住搶過來。小女孩再搶回去。

老K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這麼大的人跟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搶書看。老K彎下腰、討好的問：「小妹妹，妳也認識他哦！」

小女孩抬起充滿驕傲的眼神看老K一眼，又回到書本。老K得不到反應的聳聳肩，只好不理她準備找他的阿部寬。「他是我爸爸！」

老K聽到一個非常嬌嫩的童稚聲音在耳邊響起。

「妳爸爸！」老K差點要笑出來。
小女孩鄭重的點頭。

「妳怎麼知道他是妳爸爸？」老K不由得懷著逗弄的心情追問小女孩。

「我爸爸就是這樣子啊！」小女孩指著書上的阿部寬向他說。

我的阿部寬是妳爸爸？老K覺得滑稽極了。超越時空、現實的阿部寬，竟是人家的爸爸，真像小時候知道國父也會上廁所時的感覺。老K覺得小女孩智商一定有問題。

「妳媽媽呢？」

「媽媽不見了！」小女孩闔起書，神情憂愁下來。

蘋果臉蛋上那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應該是十歲左右的孩子獨有的清澈，但老K在其中看到一抹超越年齡的成熟與哀傷。小女孩咬著下唇，靜靜地將書本放回書架上。

忍不住心中氾濫的傷感情緒，老K很想像安慰做錯事的部屬，拍拍他的肩膀給他一些溫暖的安慰。但對方是個小孩子，成人社會中那種很兄弟似的溫慰方式恐怕不適用。老K呆呆地站著、一時之間就楞住了。

小女孩拖著沈重的步伐從老K身邊經過。

「嘿，妳要去那裏？」移動中的身影，讓老K從呆楞的狀態中清醒過來。
小女孩沒有理他。

「小妹妹，我們把爸爸買回家好嗎？」老K近乎哄騙、討好的說。
這一招果然奏效，小女孩轉過身，一掃臉上的陰霾。

世界上有什麼比一個十歲小女孩用盼望眼神瞅著你，還讓你感到心口發熱，老K覺得自己真是小女孩心目中的小仙女，那個晶晶亮的眼神訴說多少快樂、滿足的情緒。

總共買了二本阿部寬的寫真集，和十頁有阿部寬照片的書頁。老K將七本雜誌中的十頁撕下來，把沈甸甸一疊書還給服務小姐時，服務小姐張大嘴巴簡直不敢相信有人迷戀偶像到如此程度。

「反正我有付錢。」

老K牽著小女孩離去，那一高一矮的背影，讓人有忍不住再三注視的溫馨感動。

阿部寬是誰：

「叔叔，我跟你講，我隔壁的黃美莉最喜歡到我們家，我爸爸都會買好多好吃的東西請她吃！」

小女孩嚥下一口漢堡，吱吱喳喳把她今天看見的二隻小狗，三隻小貓等故事都告訴老K。老K耐心地聽著小女孩友誼式的傾訴，終於聽到有關阿部寬的事了。

再次確定，老K把阿部寬的照片再拿給小女孩看，「他真的是妳爸爸？」

「嗯！」小女孩連看都沒看的點頭。

「爸爸在做什麼？」老K覺得還是怪怪的。

「爸爸說不要向陌生的阿姨、叔叔說。」漢堡吃完了，小女孩靜不住似的朝四週看來看去，最後被前方那個正在桌上塗鴨的小男孩所吸引。

「叔叔不是陌生人，陌生人怎麼會跟妳在這裏吃漢堡呢？」這話一講出來，老K嚇了一跳，也覺得好笑，怎麼那麼像誘拐兒童的說辭。

小女孩側著頭努力想著老K的話。

「麥當勞叔叔是不是陌生人？」老K靈機一動又問。

「不是！」小女孩果決地回答。

「對啊，叔叔就跟麥當勞叔叔一樣，都陪妳吃漢堡、喝可樂，叔叔不是陌生的叔叔。」

小女孩有點被搞糊塗了，不過沒幾分鐘，她就放棄去想這個大問題，她站到椅子上看前方的小男生到底在畫什麼。

環視偌大的麥當勞，只有幾個看似上班族盤據一角在討論房地產走勢，空氣中有少見的寧靜品質。老K困難地思索更多詞彙好與小女孩溝通。想想看，都多久沒抱這種還未發育的身軀，與他們講述簡單明瞭邏輯的童話故事了。

去年暑假，大哥的兒子來台北參加什麼夏令營的，小學六年級生、身高竄得好像傑克的豆苗，開門的那一剎那，老K都不敢相信矮小大哥後面的那個高個兒青年，正是前幾年他回鄉下，吊在他手臂上玩單桿遊戲的小朋友，「這年頭，營養太好了，孩子一下子之間就長大了。」夜半，他與頭髮快禿光的大哥聊天，不得不如此喟嘆，彷彿自己也一下子老掉了。大哥旁敲側擊問他的終身大事，老K「嘿嘿」二聲換了話題。哎！日子過得可真快，況想到一年又過去了。

望著小女孩小人兒般的身軀，老K不禁想起自己，還來不及自憐，小女孩已跳下椅子，抓起小男生桌上的臘筆盒往樓梯跑。

「我的臘筆！」

「嘿，妳幹什麼？」

怎麼又來了。老K起身，抱起桌上的書本追上去。小男孩驚叫一聲，大概還未碰過所謂的「搶劫」，竟然仍坐在椅子上發呆，一時之間還不相信蠟筆已經消失這回事。「這個孩子是不是習慣性的盜竊？」三步併成二步的衝下樓去，老K忍不住盤旋著這樣的疑問。

明明下樓時還看見那頂忍者龜帽在前方移動，怎麼一下來，人就不見了。老K把附近的商店踏遍，就是看不到那個小小的身影。中午吃飯時間已到，陸陸續續從附近的大樓走出一批批的摩登男女。氣溫顯然又上升不少，大家緊挨著有冷氣吹送的騎樓內側走，人潮擁擠中，老K只好放棄搜索。

阿部寬買到了，小女孩不見了，只留給他滿腦子的疑惑，「阿部寬到底是誰？」

是啊，阿部寬到底是誰？我們也開始迷糊起來。我們對阿部寬的了解彷彿這麼多，也彷彿這麼少，我們知道他可能來自日本，也可能產自我們孤獨的心靈；我們知道他叫阿部寬，但丫丫、X、W、Y、Z三個字又意味著什麼，我們也說不出來。他出現在各大雜誌書刊，更出現在洗髮精的促銷文案上，我們喜歡他，崇拜他、模仿他、甚至買他，親吻他，他撫慰著我們平凡而寂寞的青年、老年期，他讓每一個迷戀阿部寬的人緊緊結合在一起，像一個人類史上最偉大的宗教力量，使我們在龐大的人群中不致於孤單得想死掉。

年輕時的老K曾經見過阿部寬，那是一個令老K心海忍不住澎湃的女孩子引見的。阿部寬在充滿典雅氣息的咖啡廳裏朝他微笑，女孩說：「就是他、他每一個少女的終生情人。」就是阿部寬，15度向上揚起的明亮笑容，是見證老K美麗年華的老朋友。女孩子離去後，老K從未再見到阿部寬，直到昨天晚上。

唉！阿部寬年輕俊俏依舊，老K嘆息，我們也嘆息。

但衰老些、成熟些的老K終於會問：「阿部寬到底是誰？」

疲憊地倚著騎樓欄柱瀏覽寫真集內的阿部寬的老K、在第八次嘆息後、眼角餘光突然閃入熟悉的身影。

黑衣青年與小女孩。

你是不是阿部寬：

黑衣青年挽著小女孩的手，站在一台霜淇淋機的前面，小女孩頭上還戴著那頂帽子。

「嘿，又碰上了！」老K冷冷地向他們打招呼。

「那個就是送我帽子的叔叔！」小女孩說。

黑衣青年皺著眉頭，沒有說話，看得出来，他很想轉頭就走，但霜淇淋還在服務小姐手上。

老K親熱地摸摸小女孩的頭：「怎麼可以搶走別人的蠟筆！」

黑衣青年把小女孩強拉到另一邊，付過錢，看也不看老K就離開。小女孩邊走邊回頭，像依依不捨的旅人。

老K跟隨著。

慢慢地踱步、小碎步、大步走、小跑步，前面的黑衣青年愈走愈快，小女孩幾乎是跌跌撞撞往前衝。看來，黑衣青年還心有餘悸，這年頭，精神異常的人特別多，黑衣青年一定在腦閃過無數個精神患者所導致的社會事件。老K仍埋頭苦追。

受不了，受不了，難道只因我指控你是色狼就要接受這樣的恐嚇，黑衣青年突然轉頭立定：「你到底要幹什麼？」四週的人群都被嚇了一跳，紛紛朝他們注視。老K覺得今天真是奇怪的一天，大家都特別對他感興趣。天氣熱得臉都熱烘烘的。

「你是不是阿部寬？」老K像做錯事的學生低頭站在黑衣青年面前，輕聲細語的問。

「你不是神經病！」黑衣青年真得忍不住了，當場破口大罵。也許老K的低聲下氣讓他氣勢突增。小女孩終於有機會停下來舔乾淨流到手上的霜淇淋，她聚精會神把每個指縫的甜味收到嘴巴裏去。

老K不理黑衣青年無理的態度，「我想，你就是阿部寬，就是她爸爸對不對！」老K指小女孩，興高采烈地問。

「神經病！」黑衣青年叫罵著，圍觀的人愈來愈多。這一次，黑衣青年顯然又得到群眾的支持，他用強悍的態度隱藏內心的不安，我們聽到他心臟快速運動的聲音。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阿部寬，她說她爸爸就是阿部寬，我只是想知道答案，或許你可以笑一笑！」老K愈說神情愈柔和，注視小女孩的雙眼最後竟有些許哀怨的愁緒。

老K怎麼了？阿部寬真得那麼重要嗎？

下午二點整，與朋友吃飯吃得忘了時間的任通公司會計林素真，在匆匆忙忙回公司的路途上，看見一大群人堵在麥當勞附近的巷子口。她很想走過去看看發生什麼事，但她對工作的責任感，與對社會治安的悲觀心態，讓她遠離現場，她想，「那可能是一場不良少年的械鬥，最近的電影不是都在演這個？」林素真昨天才把「少年吔，安啦！」和「青少年哪吒」的錄影帶拿去還。她回到辦公室告訴她最好的同事：「現在的小孩子不知在想什麼，唉！我看我們民族真得要滅亡了！」她的同事也嘆一聲氣同意林素真的看法。

她們都沒看到，她們的總經理在大庭廣眾面前下跪，乞求解答困惑。

唉，可憐的老K

群眾的心理被挑戰了，有人還是支持黑衣青年，他們覺得會在公共場所向人下跪的人，無庸置疑就是一個精神異常者，他們對黑衣青年說：「別理他，叫警察來。有人非常同情老K，他們站在人性尊嚴這個層次譴責黑衣青年，」人家都跟你下跪了，你就告訴他吧！」

烈日中，老K堅毅地等待答案。

烈日中，黑衣青年不知所措地站著。

烈日中，小女孩無憂地張著大眼。

烈日中，群眾七嘴八舌地發表看法。

好熱，一天之中最熱的時間，竟然有那麼多人耐得住不回到冷氣房。我們想起我們對阿部寬的迷戀。那一年，我們排了一個晚上的隊買票，只為越過重重人羣，遙遠見他一面。我們之中，有人尖叫，有人獻花，更有人獻吻，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覺得好快樂好快樂，每個人都如此激情，都互相明瞭彼此的心靈，這個世界沒有疏離與寂寞，妳所有的行為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

老K，讓我們想起那段充滿狂熱，現在卻百思不解的過去。

黑衣青年拔腿狂奔，眾料未及之下，大家反而讓出一條路。同情黑衣青年的群眾又增加了，而且大多數是女性，「可憐，他一定被嚇跑的！」，「你就別再逼他了！」有人如此勸老K。

「到底怎麼了？」大家最想知道的情節，因黑衣青年一跑而少了主角，老K默默地站起來，用沉默的態度回答群眾的疑問。因為小女孩的遭黑衣青年遺棄，具新聞敏銳度的群眾紛紛向小女孩詢問究竟，面對不斷向前的聲浪，小女孩嚇哭了。

老K撥開人羣牽起小女孩的雙手。抽噎的小女孩斷斷續續向老K說：「我，我不是故意要拿哥哥的蠟筆，蠟筆，蠟筆被爸爸拿去丟掉了！」老K慢慢把小女孩帶出入羣，終於因有人向大家呼籲這是家務事外人莫管，人群才漸漸散開。

老K與小女孩愈走愈遠，遠遠地只聽到小女孩含糊的哭聲，以及「爸爸，爸爸」的發音。

阿部寬，我們快要失去你了：

覺得好累好累，老K好後悔為什麼要撕下阿部寬那張圖片，如果沒有再見到阿部寬，我不是過得好好的嗎？望著啼哭的小女孩，老K又想起以前的女朋友，「如果那時結婚的話，小孩子也有這麼大了！」老K傷感地浮著這樣的念頭。

三點四十分的陽光，開始褪去銳利的戰鬥氣息，像人生旅程上四十歲左右的人漸漸沈澱下來的氣質。望著可以直視的天空，老K覺得像他自己的生活在，有看似絢爛的光線，但其實就是虛空。

「阿部寬，只有你永遠不會老！」老K對著手上的書喃喃自語。

小女孩哭累了，倒在他身旁睡去。小孩子畢竟是小孩子，睡夢中顯然早就忘了剛才的哭泣，她甜甜地浮起一個美麗的笑容，老K看看阿部寬又看看小女孩，有一種平靜已極的安然，不知為何地浮現，老K靜靜地體味這種感覺。

剛才問了老半天，小女孩都回答不出住那裏，「黑衣青年，你到底是誰，算了，你趕快回來吧！」社區小公園的石椅上，老K擁著小女孩小小的身軀，等待黑衣青年回來把小女孩帶走。

時間一分一秒地往前挪移，群陰中的光亮慢慢轉暗，黃昏的色澤從遠方的高樓往下渲染，最後在街道上堆積成一盞又一盞的霓虹燈。暮色深沈中，我們看見老K牽著小女孩離開公園，向警察局的方向走過去。

告別阿部寬：

八點廿分，老K終於踏進辦公室的大門。除了陳志雄加班外，辦公室空空盪盪的。

「總經理，今天怎麼這麼晚來，打電話去你家你都不在，行動電話也打不進去，陳董的會議臨時取消，他好像很高興。」陳志雄站起來，劈哩叭喇報告一堆。

「突然家裏有事！」老K語有倦意地回答。

「怎麼了！」陳志雄內心驚喜地關切詢問。太好了，只有我一個人，這真是一個掙取賞識的好機會。

「沒什麼，揀到一個小女孩，送到警察局去才知道到是一個報案失蹤已久的小孩，很麻煩，又是填表又是詢問的搞了半天，父母來了，還罵我誘拐！」老K忍不住皺眉。

「怎麼會這樣？真是好心沒好報？」陳志雄義憤填膺地幫老K出氣。

「其實也不能怪她父母，那個小女孩每個人都叫爸爸，我從她叫爸爸的那個人那裏揀回她，結果她在她老爹面前也叫我爸爸。後來，我才知道，她熟一點的人都叫他爸爸，不熟的人就叫他叔叔，阿部寬也是他爸爸！」老K苦笑。

「丫丫丫丫丫？」陳志雄莫名其妙，老K說阿部寬這個名字，好像他們公司某個人那麼熟悉，但阿部寬是誰？「你不認識阿部寬？」

陳志雄很想說認識，那樣他豈不是與總經理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話題，那一定可以更促進他們的關係；但他又害怕到時總經理說什麼他又答不上來，到時豈不反而壞事。他搖搖頭。

老K沈默地不知在思索什麼。剛才熟絡的氣氛突然降溫，陳志雄囁囁不知該說什麼，他後悔為什麼要搖頭，隨便扯，搞不好真得就能裝出一副「我的朋友阿部寬」這個調調。

「你有沒有迷戀過偶像？」老K眼光迷離地問陳志雄。

「偶像？」陳志雄被這個問題弄得有點失措，他不大懂老K所指為何，「像電影明星，電視明星那種偶像？」陳志雄小心翼翼地問。

「也可以，就是讓自己迷戀、崇拜的對象！」

「啊，讓我想想看，我喜歡過林青霞，不過我是跟著我姐姐一同喜歡的，買過她一、二張照片，不過，後來人家告訴她的胸部是做的以後，我想，我就沒有再留意過她的消息了。」陳志雄雙手在胸部比了個弧度，呵呵地笑起来。

「林青霞、林青霞老囉！」老K啣嘆著。

陳志雄得到鼓勵似的，又繼續發表他的看法，「那些靠身材、面孔的偶像，哎，禁不住老的啦！像現在一大堆偶像歌星，你看，那個能撐上三、五年。像我這種年紀，都比那些偶像們還老，崇拜，也崇拜不起來了！」陳志雄摸摸鼻子自嘲。

「不過，若說要有的話，我倒十分佩服王永慶！」陳志雄頓了一會，又提出他的看法。

「王永慶，聽起來不錯！」老K腦海飛舞著阿部寬的碎片，那是早上照鏡子後突發的動作。阿部寬的屍體應該還是安然地散布在家中吧，老K心不在焉地回答陳志雄。

「總經理，你怎麼戴這個錶？」陳志雄像發現新大陸大叫起來。

老K抬起手腕，加菲貓的腹部時針已經通過9這個數字，老K把錶褪下來，放在掌心撫摸，「平日戴的那隻壞了，也沒時間去買，只好把我小姪兒的拿來戴，反正只是看時間。」

說完，老K拍拍陳志雄的肩膀，「都這麼晚了，做不完的明天再做，趕忙回家陪你兒子玩吧！」

陳志雄二個月前才喜獲麟兒，包了一個大紅包的老K還記憶猶新。陳志雄露出感動的眼神，「總經理，你也不要太累！」

老K點頭，走向自己獨自的辦公空間。亮晃晃的日光燈從黑暗中倏然發光，讓老K的眼睛不自覺眯起來，再睜開雙眼，面向城市的窗戶正塵集著一簇簇暈散的燈火迎接他。老K把攜在身邊一整天的書本鎖進書櫃最底層，站到窗邊眺望一望無際的夜空，街心車河隔著廿六層樓的高度，像一條平靜地往黑暗流去的小河。老K聽不到任何聲音，風唏噓地搖動著窗邊的百葉窗，老K把捏在手心的加菲貓往前一拋，前廿公尺還看得清楚，過一會兒，就像一條線似地消失在空寂的黑夜中。

「連落地的聲音都聽不到！」老K心裏想。

「阿部寬死了，從我離開那一年的時候就死了，撕碎的阿部寬只不過是再次的證明，我永遠都找不到他了！」

老K神智清楚地滑向矗立在眼前的那一座小牛皮辦公椅，翻開桌上堆積一天的卷宗，他決定晚一點打個電話給大哥，他上次說的那個女孩子好像不錯，約見面看看吧！

九點卅八分。

阿部寬再見！

我們默默向埋首公文的老K道別，揮手中，一絲絲傷感的情緒就這樣浮上我們的心頭，因為我們知道阿部寬的笑容已成為過去，歷經歲月洗鍊的老K，從今起再也不會打開那層抽屜了！老K老了，我們也逐漸走向衰頹的旅程。

阿部寬，我們永遠的阿部寬，永遠的再見了！